

沒有你的日子

小毓的丈夫已經走了三年，她也從紐約郊區的大房子，搬到三藩市一座時尚的公寓，對著海灣、落日、歸帆。由相依為命的二人生活，變成孤單的一個人活著。她說：「現在好像是自由了，走到哪裡都不用趕著回家，再也沒有牽掛，但是我怎麼總是覺得像喪家之狗？」

在過去三年，小毓去過很多地方，無論朋友約她去哪裡旅遊，她都沒有拒絕，甚至一次朋友約她出門，結果生病去不成，她也獨個兒上路。她說：「走在葡萄牙的古鎮路上，踏在數百年老的石頭小徑，路旁長滿紫紅色的小花，一切都美得如詩如畫，但是我心中只感到無限淒涼。」

再也沒有良辰美景，只有走不完的路。上天對女人是不公道的，讓她們活得比男人長久，什麼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，都是騙人的！人都走了，又怎樣執著手，怎樣一起老去？

沒有丈夫的日子，小毓要學習自己生活，她說：「原來生活上有很多繁瑣事，以前都是丈夫處理妥當，一旦保護你的人不在了，柴米油鹽都得自己張羅，並非無法生存，只是一腦子的迷糊，一萬分的不情願！」

她把生活安排得很緊密，上劇院、看電影、吃美食，每周找教練做三次運動，瑜伽、Pilates、Line

dance，所有單身或非單身女人的活動，她都積極參與。而且她一向喜歡看書，參加了當地的讀書會，每一書本，都為她帶來無限的喜悅和充實。只是無論她怎樣努力，怎樣放懷歡笑，就是趕不走心中的一份愁意。

小毓是我的小學同學，從她丈夫發病開始，她就一直與我分享她們的路程，由滿懷希望、四處尋醫、以至希望的破滅。他們一直沒有放棄，在仍然沒有嚥下最後一口氣前，人還是活著的。有三年時間，他們是那樣地每天都在與癌病打仗。癌症成為他們婚姻的第三者，老纏著他們不放手。好在這個第三者實在不受丈夫愛戴，反而把小毓夫婦拉得更緊密。每次從醫生處聽到一點點的進步，他們都走去大吃一頓；每次聽到壞消息，也是大吃一頓，兵來將擋，他們不相信有時人會完全沒法可想。

有很長的一段時間，他們不停地旅行，走到一個又一個遙遠的地域，切法走離癌症的魔爪，也贏了很多大小戰役，一關一關地捏一把冷汗。天仍是藍的，海仍是綠的，活著的人仍可以一刻一刻地享受人生，直到最後一刻，才知道分手是必然的定局，沒有人能夠戰勝死亡。只是在此之前，不會知道原來心臟是會停止跳動的，他的手仍是那樣溫暖，握緊著他手時，他的脈搏也突然上升，眼角隱藏一滴淚，她知道他不想走，心卻停頓了，而那一刻，她自己的心，也像水晶燈從空而墮，撒得一地的破碎。

她知道丈夫並不是怕死，只是捨不得生活，那一杯香醇的咖啡，一壺好茶，那一頓精心策劃的美味，震盪四壁的Mahler音樂，無限的親情、友情、愛情，那麼多值得留戀的好東西！那威尼斯廣場相對呆坐的悠閒，那烈日下的Tuscany古鎮吃一大杯意大利雪糕的快意，維也納歌劇院前排長龍搶到一席站位時的勝利，或是一番無聊爭吵後的言和，只要能夠生活在一起，一點小事，都給他們帶來無限滿足，都會樂一陣子！

在病房的日子，他們緊緊地握著對方的手，結婚多年，從來沒有比現在更感投契，丈夫已經病得十分疲弱，仍然談著出院後的計劃。他說，他最開心的就是在病榻上，大家手拉手長談。他說，能夠多給他三年，就很足夠，就會好好運用！

怎樣向一個明知沒有明天的人談明天？原來並不太困難，他的明天，將永遠留存在你的無限思念中，在你最不經意時，他的音容，就會突然在你腦海中浮現，讓你不能自己。

死別，原來是如此困難，無論兩人有多親密，那最後的國度，必須自己一個人上路，而且過了奈何橋，飲了忘情水，他便什麼也記不得了。只留下斷腸人，仍然努力地抓住記憶中的一分一秒。

小毓就是這樣渡過了沒有丈夫的三年！

她不時給我寄來她的遊記，圍著地球轉了好幾轉，不住地找尋、不住地探索，只是不知道在找尋什麼，如何探索？腦子裡常哼著加拿大詩人Leonard Cohen 一首*Stories of The Street*的詩歌：

Where do all these highways go, now that we are free?
And if I by chance wake up at night, and I ask who I am,
O take me to the slaughter house, I will wait there with the lamb!
We are so small between the stars, so large against the sky.
And lost among the subway crowds I try to catch your eye.

人是自由了，但是道路不知通向何處！

猛然回首，明知再也沒有人站在燈火欄柵處，只是仍然不斷在人群中迷失，不斷四處找尋他的凝視！

最近，我又收到她對亡人的思念：

在那一千三百個沒有你的日子裡，我剛過生日，而你卻一早走了，我終於活得比你年長了！走前你曾問：「在沒有我的日子裡，你怎辦？隨即立刻又說：要是我今天沒有你，又怎麼辦？」

當時，心情麻木，只知道一天你還在，怎樣我都得去辦。卻也感覺你無奈的關心，知道你仁厚的歉意，真的你是如此善良的一個人。

告訴你，悲傷了好一陣，愛笑的我，收斂了笑容，積極努力地安排以後的一切。當然也曾有消極的時光，然而至親好友給予的愛心及關注，是容不下我滯留在有欠健康的思幻中的，此後我認識了平靜，接受了自己的現實。

這些日子裡，做了許許多多你想做的事情以及囑我去做的事情，如愛護親友，看兒孫成長以及繼續旅遊。我也依然去做你所認為很花費時間的閱讀，以及寫下自編自作的小故事。這一切讓我充實地活着。

放心吧，沒有你的日子裡，我懷念你——我此生中最善良的過客！

小毓自少與我一起長大，我每次讀著她的故事，都會想著，終有一天，這也是我的故事！